

○刊前絮语

高兴与忐忑

接手主编"人文齐鲁"半 年多,看着每天邮箱里越来越 多的稿件,又是高兴又是忐 忑。高兴的是"人文齐鲁"在众 多热心读者和作者的支持下 越来越兴旺;忐忑的是面对越 来越多的稿件,深恐作者为上 不去稿而着急

"人文齐鲁"每周一期,每 期四个版,一期也就发稿十来 篇,但每天邮箱里的来稿至少 几十篇,一周下来就是二三百 篇。有相当多的来稿质量都是 很不错的,尤其是支持"人文 齐鲁"多年的老作者的稿件 他们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 人,他们的忆旧文章及对生活 的感悟是"人文齐鲁"里非常 动人的篇章,他们的人生经历 能够引起许多读者共鸣。这个 年纪看书都要戴老花镜了,上 电脑打字摆弄键盘对他们来 说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们的来 稿都非常工整严谨,几乎篇篇 精彩。由此,我也深觉敬佩和

我能够想象一篇文章发 出后给作者带来的喜悦,我也 清楚文章未发之前作者的那 种忐忑和期盼,我想对所有 "人文齐鲁"的作者们说,我不 会慢待任何一篇凝聚作者心 血的稿件,不管文章发不发得 上,我都从内心里感谢你们。

历史记忆、风俗地理是 "人文齐鲁"的主要内容,如今 我们又增添了"文化传统与当 下"的专题,旨在从一个更深 刻的理论层面探讨我们当下 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人生 追求。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文 化传统始终是流在我们血液 里的东西,我想在人们普遍慨 叹物欲横流的时候,这种关于 文化传统的探究和追问尤其 必要。希望我们能带动大家一 起思考,在精神家园的建设中 鼓起一股时代的新风。

记忆中的山东快畅

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孙镇业先生不幸去世,噩耗传来,记忆中有 关山东快书的一些场景与细节便不由自主地浮现眼前,弥漫开来……

□曲征

笔者欣赏到山东快书的幽 默与奔放,是在"文革"结束不 久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到 村里放电影的电影队,总是在 放正式的影片之前,放一个歌 颂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胜 利的"加片",这个"加片"中就 有一个节目——山东快书《愤 怒声讨"四人帮"》。尽管其中 许多情节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 要进行编造的,但是,那位年 轻的表演者将山东快书的艺术 形式表现到了极致,令人捧 腹,令人愉悦,当然也就令人

而真正享受山东快书的幽

默风趣、粗犷潇洒、热情奔放, 还是后来从广播电台收听孙镇 业先生的《武松传》。孙先生刻 画人物细腻准确,渲染气氛浓 淡相宜,把宋朝民俗风情以及 武松爽快正直、打抱不平的形 象塑造得淋漓尽致。其中最朗 朗上口的"闲言碎语不要讲, 表一表好汉武二郎",成为当 时满大街孩子们最时兴的口头 禅。那时,每天打开收音机听 一听《武松传》是我和伙伴们 不变的约定,是每天都要完成 的作业。那时农村还不算富 裕,有收音机的家庭不多,几 个同学放学后就钻进我家的小 屋,收听孙先生的山东快书, "谁家的地要挨着他的地,犁

巴犁巴就种上;他看见谁家的 骡马好,背上鞍子就骑上;谁 家的姑娘媳妇儿长得好,他拉 到家里就拜堂,拜天堂拜地 堂,拜完了天地入洞房,人家 娘要把闺女找,他拉住就叫丈 母娘,人家愿意算亲戚,人家 要是不愿意,他咣咣的两巴 掌……"这段令人喷饭的快书 表演,刻画出李员外五个儿子 的横行嚣张和飞扬跋扈。这一 段成为同学们纷纷模仿的对 象,看看谁模仿得最像,比比 谁的嘴皮子功夫最厉害,同 时,这一段还成为一位同学参 加学校汇演时的拿手节目,受 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后来,发现有些音像店出

售孙先生的盒带,再后来又发 售他的录像带,在电视上有时 也能看见他的演出录像,不过 因为离省城有些远,从来没有 机会亲临现场观看他的表演, 这将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府鲁晚报

不过,在故乡曾经观看过 次上级下派的文艺表演,其 中有一个节目是模仿孙先生的 表演,相当于现在的模仿秀, 模仿的就是那段著名的《武松 赶会》。尽管表演者身材瘦小, 不如孙先生身材魁梧,但是人 家模仿的声音、节奏真的很 像,致使许多村人认为那个说 武松的孙镇业真的来了。

这权且就当是看了孙先生 次现场表演吧!



葱的味道

□王云霞

山东人爱吃葱,我也不例 外,几乎到了"食不可一日无葱" 的地步。煎饼卷大葱,大葱蘸大 酱……香辣微甜的大葱吃进肚 里,遍体通泰,五脏六腑都透着 舒适

记得第一次生吃大葱,是我 六岁那年的冬天。那天,北风裹 着雪花,漫天飞舞。家里吃的东 西已经不多了,我和弟弟趴在窗 台上,等妈妈回来。眼看着天黑 透了,妈妈才急火火地走进家 门, 手里拎着一纸包东西。我和 弟弟呼啦一下围了上去,妈妈打 开纸包说:"今天晚上有咸鱼吃 了,我排了半天队才买到的呢。

我和弟弟兴奋地看着妈妈 拿火钳夹着咸鱼在炉火上烤,鱼 被烤得"刺刺"直响,直到鱼的两 面烤得微焦发黄,妈妈才从瓦缸 上的蒲筐里拿出一张煎饼,对半 撕开,给我和弟弟卷上咸鱼,又 给我细细地卷上一棵羊角葱,这 才递给我。饿极了的我顾不得多 想,接过煎饼就咬,鱼的咸香、葱

的辣香和煎饼的麦香融合在一 起,吃得我荡气回肠至今不忘。 就是这一次,让我一下子喜欢上

大葱既可生吃也可熟食。北 方人炒菜,是离不开葱的。油锅 烧热后,一定要先放入葱花炝 锅;煮鸡炖鱼时,也要切个葱段 或打个葱结放进去。凉拌就更不 用说了。葱丝拌松花蛋,虾皮拌 大葱,豆腐皮拌葱白……有了 葱,菜才有味道。葱不仅用来做 调料、辅料,也可以做主料,我爱 吃的葱爆羊肉、葱烧蹄筋等,就 是以大葱为主的。细爽柔滑的大 葱,入口极佳。南方人对葱似乎 没有北方人这么偏爱,葱也要小 得多。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跟爸爸 到江苏探亲,姑姑家门前种着一 畦小葱,高不盈踝,细如竹筷。爸 爸告诉我这叫"香葱"。许多年过 后,想起姑夫的"来棵小葱吃 ",我还会哑然失笑。

山东大葱体态丰腴,茎长叶 茂,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葱,尤以 济南近郊的章丘大葱出名。历代 的文人墨客,也留下了许多有关

葱的佳作。陆游曾作诗:"瓦盆麦 饭伴邻翁,黄菌青蔬放箸空。 事尚非贫贱分,芼羹皆用大官 葱。"意思是说,大葱不分贵贱, 人们都喜欢吃它。著名作家老舍 先生,在《到了济南》一文中赞美 章丘大葱的葱白,像折叠的油酥 饼,似美丽的白绢。美食家梁实 秋先生在《忆青岛》文中,将山东 的大葱比作甘蔗:"……再就是 附近潍县的大葱,粗壮如甘蔗, 细嫩多汁。一日,有客从远道来, 止于寒舍,惟索烙饼大葱,他非 所欲。乃如命以大葱进,切成段 段,如甘蔗状,堆满大大一盘。客 食之尽,谓乃平生未有之满足。 由此可见,大葱不仅山东人爱 吃,就是许多外地朋友也是念念 不忘。据说导演贾樟柯来济南 时,曾一口气吃下了六张"煎饼

卷大葱"! 葱可去腥、解膻、增香,是居

家过日子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有 时炒菜发现葱不够了,到邻居家 "借"一棵是常有的事。同样,邻 居家的葱不够了,也会到我家来 "借"。"借"去的葱是不需要归还 的。香辣的大葱里,深含着邻里 间的相互关爱和友情。此外,葱 还是一味中药,有发表、通阳、解 毒、祛风、发汗、消肿、散瘀之功 效。感冒时喝一碗用葱根和姜片 熬的汤,发发汗,感冒就好了一 大半。如果再来一碗鸡蛋葱花 汤,那就再舒服不过了。

北方民间有"常食一株葱, 九十耳不聋。劝君莫轻慢,屋前 锄土种"的谚语。盆或一些废弃 的塑料盒里,装上土,将带根的 葱苗栽下去,就会长出碧绿的葱 叶来。炒菜做汤时,掐几个葱叶 放进去,日子的味道就出来了。

葱的味道,其实就是生活的 味道

■俺看这位最山东

打不垮的大姐



的趣里唠 民都。 ●原帯石嗑 民特以事 间色给通 习俗、知识的 投稿迎 方言: 上您 假如 形数到 日 生活。 活风情以及为面有研究是生活在老:2世末 及 究 伯或城跟 山感老我 东兴街们

电

箱

wanghui3050@

126

□李丹枫 李萍

点上一支香烟,女人抽烟为多数 世人所不认可,在相对保守闭塞 的农村这更是不合世俗的举动, 家人们也一致强烈反对大姐抽 烟。但她总是改不了放不下。我 纯朴的大姐咋抽上了烟呢?

大姐抽烟的习惯缘于一场 家庭变故。

十年前大姐家中盖房子,这 在农村是大事,亲朋好友能帮忙 的都来帮一把。她小姑女婿上门 帮忙,完工那天,大姐忙忙地备 了一桌好酒好菜酬谢帮工的亲 朋乡邻。小姑女婿平日好酒,那 日更甚,一杯接一杯豪饮,众人 力劝无果,大姐夫他们强拉着把 醉成一摊泥的小姑女婿送回家, 又嘱咐他亲妹子好生照看。谁知 大姐夫的妹子嫌自己的丈夫贪 杯现眼,抹了自己在娘家人的面 子,放任他像猪一样窝趴在沙发 上,"咕噜、咕噜",大姐的小姑女 翻,等到家人发现情况不妙时,

大姐听到这个消息,像被响 雷炸了头顶,当即倒地,人事不 省。大姐夫叫来村医连掐人中带 揉后背,总算缓过来。醒过来的 大姐,不言不语、不饮不食、不眠 不休,傻了一般,只是一味的双 泪长流,整整七日未下床,所有 亲朋乡邻好言劝慰皆无结果。大 姐夫着了慌:一双儿女尚幼,老 父垂暮,妹夫刚亡,妻子再出个 差错可是天塌下来的事呀!大姐 夫束手无策,在院子里急得转圈 圈,香烟抽了一根又一根……大 姐夫突发奇想,点上一根香烟, 抽了两口,递给气息奄奄的大 姐,大姐躺在那儿,无知无觉地 抽了几口,狠咳了几声,奇迹出 现了——大姐坐起来说:给我端

这香烟竟真的像传说中的 "还魂草",为大姐"还了魂",从 此大姐和香烟"结下了不解之

大姐身体康复后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把小姑-三口人接到自己家养起来,大姐 觉得这是自家的责任才导致小 姑一家的残缺,于是开始了漫长 的心债偿还路。大姐家本来小康 的四口之家陡然添了三张嘴,两 家共四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 这生计是很磨人的。大姐夫在外 地上班,收入了了,一个月才回 家一次。大姐为钱所奴役的日子 也开始了,她收购花生米、经营 小型花生炼油厂、种植蓝莓、搞 肉兔养殖,卖馒头蒸包子……忙 得"小辫朝天"

大姐在为生计奔忙的日子 里,唯一的休闲便是找个小马扎 坐下来,掏出兜里的香烟,静静 地抽上一阵,那凝神放松的神态 仿佛让她物我两忘;然后又回到 现实,挽起袖子继续忙活起来。

今年春节的时候,回老家见 到了久违的大姐。四十出头的大 姐已是华发早生,俊俏的脸庞早

早失却了光华刻满皱纹,漂亮有 神的大眼睛已经被生计磨没了 光彩,只有她那倔强的嘴唇还是 习惯性地紧紧抿着,将善良深深 地埋在心底。从大姐嘴里得知, 她小姑子的女儿年前已经体体 面面、风风光光地嫁到邻村,过 上了幸福的生活;小姑子的儿子 也已经定亲了,新房子盖得敞敞 亮亮的,四大间,单等年后女方 同意就结婚……大姐呵呵笑着, 和我絮絮地说着。

"大姐,你傻啊,这些年,你 累不累!"我"质问"着她。

大姐不接我的话,点上一根 我带给她的香烟,悠悠地抽上一 口,眯起眼,顾左右而言他,"这 好烟抽起来感觉就是好,不麻 口,心里舒坦着呢……"

看着香烟在大姐的指间明 明灭灭地跳跃,大姐心满意足的 样子,我心里五味杂陈:为大姐 无尽的苦累,为大姐深沉的良 善。我想,我不会再反对大姐抽 烟了……